

但是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孤立的經濟不可能高速發展。別的因素不談，這一點已使阿國不能一面倒向北平。縱觀歷年來的阿國經濟，雖有進步，但很多問題尚待解決。例如，在阿爾巴尼亞的主要食品如麵包、麵粉、肉類、油等仍然實行配給制。從前，阿共要人民「生活革命化」，自然引起不滿，現在改為「黨的生活革命化」，把一切罪過完全推到中下層幹部身上。在未來，基於很多原因，地拉那將與北平保持現存關係，同時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但不再把北平視為唯一的對外通道。阿爾巴尼亞新的對外交策將東西兼顧，一改廿五年來祇顧到東方的舊作風。

註一：按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俄國家銀行公佈之匯率為一美元等於〇九盧布。

越戰對美國社會的影響

李本京

長達十一年另另一月的越南戰事終於元月二十七日宣告停戰。對美國而言，這是一場引人爭議的戰爭，對社會及政黨政治都有極大的影響。在美國建國一百九十七年的歷史中，很難找出另一個如越戰般的引致部份人民的離心離德了。由於越戰而引致了國內社會的動盪，士氣的低落，領導中心的動搖及「反文化」(Anti-Culture)團體的產生，充分的顯示出越戰在美國歷史上將佔有一篇極為特異的記錄。

截止元月二十日已有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七名美軍陣亡，事實上死亡人數當不止此數，其數達一千名列入「失蹤」名單的美軍的生還可能性很小。是以保守一點的估計，這場戰事至少有四萬六千美軍陣亡，再加上三十萬三千六百多人的傷殘，及耗費達一千四百億美金的費用，美國在這場創記錄長的戰爭中真犧牲了為數頗鉅的生命財產(註一)。這就可見其為何有這麼既深且遠的影響了。

從爭學術自由到反戰運動

註一：Victari Statistkor 1966-67。一九六七年，地拉那，第七六頁。

註三、四：蘇俄大百科全書一九七一年年鑑第二〇九頁。

註五、六：阿爾巴尼亞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六日「人民之聲」報載國家委員會主席阿不都爾·克勒齊的報告「一九七二年國家計劃的執行，一九七三年國家經濟與文化發展草案及一九七三年國家預算」。

註七：「自由羅馬尼亞」日報，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一日。

註八：阿「人民之聲」報，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九日。

註九：同註八，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

儘管「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口號由來已久，然而學生為爭取「學術自由」而組織起示威遊行却是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當是時也，貝克萊加州大學的學生發起遊行示威，他們對校方的一些政策不滿，要求更多的學術獨立。這些遊行較後來的要溫和得多了，他們採取「靜坐抗議」(Sit-in)在校園內某大樓內羣聚而坐，聲言校方如不答應其要求就將靜坐到底。事實上有些人帶着吉他去，一面閑坐，一面唱歌，倒也不十分寂寞。當然後來警伯大人們到來才將其趕了出去。這種文雅的抗議到後來愈變愈離譜，等到一九六八年春，學生運動已發展成暴動了。

一九六八年的四月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月份，在這以前，全美很多大學均有反戰的示威運動，可是到了這年春暖花開的日子，很多大學才真正嘗到罷課、示威、暴動的苦果。今試舉哥倫比亞大學為例，就可知其情形之嚴重性了。

從四月二十三號始，為數二百的哥大學生「解放」了五座大樓，佔領了校長辦公室，軟禁教職人員達二十四小時之久，最後迫使校方宣佈停課，取

期末考試，這一學期也就提早結束（註二）。

學生們造反所持的理由不少，然而有一點為各校學生所共有的就是反對越戰。由於越戰的持續，年青人有被送往越南叢林送死的可能，不少年青人乃視當兵為畏途。再加上一些左派職業學生的煽動及暗中組織，全美許多大學在六七、六八、六九三年中真是談示威色變。這個影響可真不小。

由於部份學生在反戰的大口號下組織起來，他們的要求也愈來愈多，行為也愈來愈大胆，最後且變本加厲，這校的搗蛋份子到另一校去「串連」。六八年夏天民主黨全國大會在芝加哥舉行大會時就碰到來自四面八方不滿現狀的學生。再加上少數別有用心的煽動，學生們遂以與政府對抗為能事。雙方的距離也愈來愈遠了。

由於部份學生認為遊行示威是達到目的的有效工具，所以就師出必有名，動不動就遊行抗議，弄得校方筋疲力竭，在無法可施之下常需警察或國民兵（National Guard）的協助，由於軍事人員的介入，當然就免不了有鬧出人命的事。這之中以肯特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的學生被國民兵流彈所殺最為轟動一時，連國會都介入調查，可知事態的嚴重（註三）。

一九七〇年以後學校較前平靜，然而由於反戰遊行而觸發了幾個富有爆炸性的問題。最引人爭議的一項要求是停止在學預官的訓練（ROTC）。美國有很多規模較大的大專院校均有預官訓練的課目。成效一直很好。而今學生因為反對越戰轉而反對與軍事有關的學科。在學生的壓力下，某些學校乃不得不退讓遷就，停止預官訓練的課目。這在美國是一樁大事，蓋預官制度實施有年，竟由於學生之不守秩序，破壞或火燒軍事科的辦公樓房，而令致校方向暴力份子低頭，這在一個以法治為先的國家，聽來很難令人相信。

某些學校的學生並攻擊其與國防研究有合作的系科，或在半夜丟個小炸彈，或乾脆放把火將整幢房子燒掉，其結果是有些學校當局在無計可施之下，祇好與暴力份子妥協取消了其與國防部簽訂有關合作研究的計劃。當然這之中要以學校最吃虧了，蓋其失掉了一筆為數可觀的研究津貼。這會直接地影響到教授及研究人員的薪俸問題。總而言之，這場越戰的影響，已經波及很多大學，且這影響還不算小。

對國家榮譽的懷疑

越戰對美國社會的影響

由於不少年青人的反戰，令致一些及齡壯丁對其是否應服役從軍，以盡人民之天職發生懷疑，轉而逃往他國，十足成為「逃兵」（deserters）。現有數約一萬三千左右逃避兵役的年青人避居於加拿大、瑞典等地。去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贊成免治其罪。而尼克森則認為應給這些「逃兵」一些應有的處罰。而副總統安格紐更認為不但應治罪，還要重重的判刑（註四）。

逃避兵役者目前逍遙國外，美國政府也無奈之何。待自一九七〇年始，除了「逃兵」外，臨陣退却的也有多起案例，其發生情況多是每當上級在越南戰場上下達命令時，受命者抗命不從，然後申請退役，妙的是居然也不給予軍事判刑，就讓其法外逍遙，這種現象實開美國歷史之先例。軍人應以服從為天職，乃今陣前退却不算，反倒攻擊美國越南政策。真令人是非莫辨。

除了少數現役軍人敗類外，又有少數退伍軍人也居然當眾將政府頒與的勳章丟掉或燒掉，這與「逃兵」們的將政府「兵役卡」（draft card）在遊行示威時之當眾燒毀有異曲同工之妙。唯一不同的是「逃兵」們之燒兵役卡是違背法律。這將來自法律來制裁。而退伍軍人之燒毀勳章則是看低國家所頒給的榮譽。他們甚或將美國國旗予以撕毀或燒掉，反而掛起北越或越共的旗幟，這種無視國家的榮譽，全世界恐怕祇有在美國才有。

他們這種不正常的作風，雖然還不到「動搖國本」的地步，然而其影響却也不可忽視。試想一羣缺胳膊、少腿的榮兵，或坐轉輪車、或扶拐杖，出現於白宮之前，攻擊美國越南政策，總會惹起一些人的同情。於是每次在華府舉行的反戰示威運動總是動輒幾萬人，當政者儘管有「沉默大眾」的支持，也不能不將此事慎重處理，這就會或多或少少的影響到改變其未來對越政策了。

美國的退伍軍人協會（The American Legion）一向是保守陣營中的主流，凡是退伍軍人均以其曾為國效命而感到榮譽，乃今有一些退役軍人與政府大唱反調，而退伍軍人協會也奈何不得。這是否會影響到未來協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這確是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

由於一般人民對越戰的久戰不勝，日漸喪失其對越戰勝利的信心，轉而認為在越南打仗不算一件光榮的事，以往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軍隊回國均受到盛大歡迎，而今則是僅有親友在場，一般人民是決不會為停火而欣

喜得往機場去給予英雄式的歡迎了。這種懷疑軍人在國外打仗的價值是否會減少其對軍人的崇敬，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在「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世風下，一般當兵者認為當兵祇不過盡義務，談不上有何榮譽，這當然就會影響士氣了。在這種情形下，政府不得不提高軍人的待遇，希望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一來國防預算自然就要增加。今天雖然越戰停火，然而未來的國防預算有增無減，軍人加薪就是一大主因。而尼克森更宣佈以後美國停止徵兵制度，改採志願兵制度，這要使得人家自願來當兵，薪水好乃唯一理由，所以這場越戰打完後對職業軍人的好處是待遇被提高了。

在志願從軍制度之下，一些問題總會發生的，到時軍人不會組織工會，在一言不合之下就罷「工」起來，這些事情看起來好像不可能，然而今天在美國這個地方，真是任何事都會發生的。

由於當軍人等於是從事一項職業，故昔日那般嚴峻的軍中條款均將重寫，這兩年有改變的如女子可進海軍官校，軍人可蓄長髮留鬚鬚，軍營宿舍中可自行任意佈置，勤務兵將日漸「自尊」起來，也就是說不必再伺候官老爺了。這些僅是舉例子而已，由此可見軍人嚴格訓練的傳統亦有漸被突破之勢。

正如「時代」雜誌的主筆甘飛（Stefan Kanfer）所說美國正在傷害自己的榮譽（註五）。須知傷害摧毀易，而重建修補難。現亦唯有寄望於時間的療治了。

在某些次反戰遊行中，有人曾將美國國旗燒毀，或作個紙人，上書美國總統名字而放把火燒掉。或將國旗倒掛，顯示出這些人是無視於任何國家榮譽或尊嚴的。假如一國國民於燒毀自己的國旗還沾沾自喜，那這個人的個人價值也就沒有什麼了。蓋國家沒有價值，那個人就更談不上了。

詹森被迫退位

詹森的官運一直亨通，一直到了一九六六年後才開始不得人緣，最後終於演出「詹森悲劇」（Johnson's Tragedy）（註六），而不得不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宣佈不再競選總統，從而結束了他這一生多采多姿的政治生涯。歐如「時代」雜誌上說，儘管每一任總統在其當政時都有人來攻擊批評，然

而均不及詹森在其五年任期內所受的為多（註七）。

他之被迫下野及為人所指責不是他在內政上的處置不當，而是他未能結束越戰，不但如此，他還增兵越南。他在一九六五年以大勝利者姿態進駐白宮時，駐越美軍在那年元月份僅十幾萬人，而到了一九六七年春却加到五十萬人。而越戰還是打不勝，師老兵疲，人心厭戰，於是人們對他也沒有好感。他的人望直線下降，最終乃不得不下台求去。

詹森雖由於自動下野而解決了自己個人的問題，然而由於他的越南政策的不盡如人意，而有了兩項對美國政治既深且遠的影響，其一是總統的威信尊嚴的喪失。在他之前，民衆或透過國會議員，或由新聞媒介對總統作批評，然而却未曾見到像他這樣子的被跡近侮辱般的被攻擊、被譏罵。

待他下台後，尼克森雖有許多人捧他場，然而具罵他的人也不少，而其受侮辱賤賤的情形與詹森所身受者也差不多。顯而易見的是美國總統的地位在人民心目中的降低。如詹森在一九六四年大選時大勝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當是時也，詹氏的聲望真是如日中天，曾幾何時，不過僅僅過了一年就開始為人批評，終致掛冠而去，這恐怕不是詹森在一九六四年時所能想像到的罷。

以後三年中，儘管尼克森結束了越戰，然而由於通貨貶值，美金愈來愈不值錢，再加上失業人數的增加，美國人之會再發動攻勢批評尼克森乃一極為可能的事。待尼克森一九七六年任期到了後，以後的總統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能在任期內一直受到全民的尊敬擁護了。

第二個影響是民主黨內部的分裂，這已從去年全國大選中看出來了，可以預見的是儘管現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史特勞斯（Robert S. Strauss）採取中庸政策（註八），期能團結黨內各派勢力，民主黨是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團結一致了，自由派的勢力由於在反戰的共同旗幟下凝固起來。到今天在黨內已成第一大勢力，這就是為什麼麥高文在去年夏天得到黨大會的提名而與尼克森競逐白宮寶座的原因。

今天自由派勢力由於麥氏的慘敗而銷聲斂跡，暫時不出什麼風頭。等到他們失敗的創傷平復後，自會捲土重來，再爭黨的領導權，到那時雖有像甘迺迪這樣較為溫和的人出來領導，也無法再將黨內保守及自由份子聯成一氣了。由此可見詹森之被迫下台的影響之大了。

由於越戰的關係，美國社會中增加了數達二百三十萬的退役軍人，及幾百名戰俘，這些社會中新的因子很可能為美國社會帶來一些不易解決的社會問題。其中較顯著的如就業的問題，適應平民生活的問題等都是目前急待解決者（註九）。

這場戰爭開始得糊裏糊塗，結束得也不乾不脆，前途正是茫然不知。對美國人來講「越南本身就是被記憶的主體，而不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名字」（註十）美國人化了十一年的時間還勝不了這場仗，這在美國歷史上真是空前沒有之事。美國也未產生任何越戰英雄，大家也不覺得有什麼光彩之處。這種想法就漸漸地形成了一股自掃門前雪，新孤立主義的復活的輿論。

美國人現在認為爲任何其他國家的人送死是最無意義的事，美國人不喜欢共產主義，可偏偏喜歡與共產主義國家交朋友，對古巴的外交政策都在變，那對其他各共產國家更可想見了。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將在未來有無限度的自歐洲撤軍，與中共更進一步的交往，期待維持莫斯科、北平及華府之間的均勢。

越南常被美國人稱爲「絕地」(quagmire) (註十一)。在甘迺迪、詹森至尼克森這十一年中也曾有過非常樂觀的戰事消息，然而這些「好消息」經不起考驗，其結果是壞消息持續了十一年之久，這當然令致人們不滿，最後當然也就對政府沒有信心了。美國的人力、生命及財產的損失是可計算出來的，然而在精神上的無形損失却是無法可以估計得出的。總而言之，美國未能打勝這場仗，選對河內方面猛陪小心，要以三十多億美元來經援北越，這也是創下美國歷史上的記錄。

美國人也很瞭解其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的況味，然而也不能再將這場仗持續下去，損兵折將不算，弄到很多社會問題的發生却真是難以說出口呢！最令美國人窘的是在越美軍吸食大麻烟的問題。由於在越南買的大麻烟或海洛因都是「價廉物美」，故不少美國兵也就上起癮來，等而下之的還偷運毒物至美國，成了毒品販子，增加一項不易解決的社會問題。這對美國而言才真是始料未及的大損失呢！

然而越戰却並不像第一或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改變了整個人民的生活，物價雖漲可是較那兩次大戰時却要好得多了。雖然坐在家中可從電視上看

到越南戰事的鏡頭，一般人民的反應較前兩次世界大戰要冷靜得多。而人民的生活水準非且未被越戰拖低反倒蒸蒸日上，經濟繁榮，也不像一個正在從事國際性大戰所應顯露出的那種疲態。人們均受到戰爭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然而一般人民的生活在原則上還是保持常態。越戰爲美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及改變當然不小，然而美國的立國精神還是不變，這一個崇尚個人自由的社會在基礎上是不會有所更改的。

註一：“Toll of A Costly War”,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eb. 5, 1973, P. 19.

二：“Columbia Students on Strik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1968, P. 1.

三：Joe Eszterhas and Michael Roberts, 13 Seconds: Confrontation at Kent State (N.Y.: College Notes and Texts, Inc., 1970), PP. 166-169.

四：“Agnew Urges Nation to be Hard on Deserters”, Asheville Times, Feb. 13, 1973, P. 5.

“A Divided Nation, Lost Its Wa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eek in Review, Jan. 27, 1973, P. 2.

五：“Post War U.S.: The Scapegoat Is Gone”, Time, Feb. 5, 1973, P. 21.

六：“LBJ: The Vital Flaw”,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Jan. 27, 1973, P. 1.

七：“Lyndon Johnson: 1908-1973”, Time, Feb. 5, 1973, P. 29.

八：“How Regular Democrats Plan To win Back the Part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eb. 19, 1973, P. 86.

九：“Home From Vietnam”,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eb. 12, 1973, P. 21.

十：“End of the Tunnel”, The National Observer, Feb. 3, 1973, P. 1.

十一：Leslie H. Gelb,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 20 Century America, Recent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B. Bernstein and A. Matusow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2), PP. 470-472.